

WUXING
DAFANDIAN

五星大饭店

上

海岩

著

海岩
30年



化学工业出版社

WUXING
DAFANDIAN

五星大饭店

上

海岩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星大饭店 / 海岩著. —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122-22316-6

I. ①五…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8673号

责任编辑: 李 壬 李岩松

策划编辑: 秦 瑶 罗 婷

责任校对: 陶燕华

装帧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0 字数 500千字

2015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 - 64518888 (传真: 010 - 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 - 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心中的梦想 ——代总序

我二十多岁时开始进行业余文学创作，断断续续，全凭兴之所至。有时三五个月写一个长篇，一蹴而就；有时数年投笔，不着一字。概括来看，我的写作不过是为丰富个人业余生活且偶尔为之的一种自娱自乐，因此连“业余作家”的称号都有些愧不敢当。我经历中的正式职业是士兵、警察、企业干部和其他，这些职业提供给我的环境，与文学相去甚远。多年以来，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够得上文学爱好者的同事都没有，如果在办公室里突然和人谈论一下文学，自己都会觉得酸腐和神经，至少不像谈足球什么的那么自然。

文学确实越来越曲高和寡了。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曾经延续或爆发过的那种对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狂热，以及由这狂热所虚构的文学的崇高地位，已是依稀

旧事。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早被电视、电影、电脑之类的时髦传媒所侵占，便捷得令人瞠目。埋头读书不仅枯燥乏味，而且简直有些呆傻的嫌疑。社会与时代愈演愈烈的物质化和功利化，也促使许多人渐渐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有多少人还在固执地爱着文学呢？

因此也很少有像我一样，在企业界坐到高职还在为没能圆了作家梦而时时遗憾的人了。当个职业作家是我从小的志愿。不仅这个志愿没有实现，而且从小学四年级因故辍学后，我就几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间课堂，也再未参加过任何系统的自学。一个现代都市人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一直令我汗颜。前些年知识界有几位前辈对作家中的非学者化现象提出批评，更使我掩面过市，真疑心自己在作家和企业家这一文一武两个行列中，都是个滥竽充数者。

没受过多少教育也能混入文学，是我多年以前偶然发现的秘密。把个人的见闻、经验、阅历，甚至道听途说，敷衍成章，稍稍绘形绘色，便成了小说。再把人物的内心独白变成动作和表情，重新分分场景和章节，小说又成了剧本，似乎一切都那么简便易行。文学固然神秘，但薄得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一破就变得任人亲近。尽管我是一个俗务缠身的人，在众人眼里，几乎没有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但这些年连小说带剧本，居然能有近三百万字的出品。有人不免惊讶和疑心，或恭维我废寝忘食艰辛刻苦，或贬损我用秘书捉刀代笔。他们都不知道，文学对我来说，其实犹如思想和呼吸那样自然、随意和快乐。

当然，文学是有优劣文野之分的。像我这样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出发，依据生活印象和想象妄自涂抹的小说，当然不可能成为上品和精品。何况有些作品明显沾染了当代人流行的浮躁，一看就知道是速成的东西。我所占的便宜，是从小喜欢听故事，听罢又喜欢卖弄给别人，经此锻炼，摸到了几处推波助澜、一唱三叹的窍门。可惜我的性子有些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故事常进展得太过仓促，以致不能尽情展开人物的面貌和情致，当然更谈不上文笔的性灵和深奥。而我的写作又多是于每晚睡前，书成之后，不免总能让人看到字里行间的困乏潦草，如此我也就绝不致在文学上有什么目标和抱负。在文学圈里则把自己归为“票友”，聊以自嘲。

读者当然能看到，我的目光总是留恋着那个激情时代，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真、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的。因为我们被太

多现实的烦恼纠缠着，有时会忘记了人的本质。烦恼皆由欲望产生。和我的成长年代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各种物质欲望实在是太泛滥了，令人在精神上感到无尽的失落。而我抵抗这种失落的武器，就是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人文主义的情感，他们的错误，也因他们的单纯而变得美丽！于是，这些作品的风格貌似写实，贴近生活，实际上都是些幻想和童话，读者喜爱的人物几乎都理想得无法存在。而以我的成见，文学既可以是生活实景的逼真描摹，也可以把生活瞬间理想化，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有许多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感受、做不到的事情，却常常令我们憧憬一生，也恰恰是那些无法身体力行的境界，才最让人激动！

在这些作品中，警察是我最热衷表现的人物。与其说是缘于我对警察生活的熟悉，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迷恋。在和平年代，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比它更酷！这个职业就像一个引力强大的“场”，有一种深刻的向心力在凝聚着你，使你即使远离了它也依旧恋恋不舍地想再贡献点什么。

谨为序。

海 岩



C O N T E N T S

上册

- 第一章 人生无常 / 001
- 第二章 患难相助 / 015
- 第三章 追逐梦想 / 029
- 第四章 病困异乡 / 043
- 第五章 报考万乘 / 061
- 第六章 顺利入职 / 075
- 第七章 教训色狼 / 089
- 第八章 消除误会 / 105
- 第九章 贴身管家 / 117
- 第十章 紧急培训 / 127
- 第十一章 下岗与复职 / 143
- 第十二章 威逼与利诱 / 157
- 第十三章 陪贵宾拜庙 / 171
- 第十四章 贵宾被盯梢 / 189
- 第十五章 挣扎与彷徨 / 201
- 第十六章 真实的交流 / 217

第一章 人生无常



蓝色的天幕，晴朗如洗。

在无数摩天大楼的背景下，一片由老旧屋顶涂染出来的老城区显得更加深沉。从这个角度观摩这座名叫银海的古城，沧桑之感油然而生。

大雨过后，安静的小巷湿漉漉的，雾气缠绕，少有行人。

一座幽静的院子里，一座老式的两层木楼犹如古董一般在雾中沉默。楼上有条凹字形的回廊，一条狭窄的楼梯直通回廊的中央。

楼下破旧的屋门上，封条销蚀得只剩下两道红印。古旧的院门没有门板，只有两堵灰白色的砖墙。整条空寂的小巷都延伸着这种褪了色的旧墙。

二十一岁的潘玉龙跟着一个胖子走到小院的门口，这个小院似乎是哪个单位的库房。楼梯年代已久，扶手上泛着裂痕和油光，很陡，很窄，在两人的脚下令人生畏地吱嘎作响。楼梯的出口正对着二楼的正房，一扇老式的双开门吸引了潘玉龙的目光。潘玉龙跟着胖子沿着回廊向左边走去，他们拐了个弯，来到回廊的尽头。胖子停了下来，把准备好的钥匙插进厢房房门的锁眼。

“这儿啊，就这么一户邻居，父女俩。爸爸是个写诗的……”可能锁有点生锈，胖子拧了半天终于打开，“女儿……也挺好，可漂亮呢！”

潘玉龙跟着进了门，屋里很暗。胖子把灯拉亮，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破衣柜，和同样破旧的屋子倒是很配。潘玉龙走到窗边，艰难地把尘封已久的窗子打开。胖子也凑到了窗前，说：“瞧，视野多开阔啊。”

这里地势居高，仰可看到碧蓝耀眼的天空，俯可一览檐瓦如浪的旧城，但潘玉龙的视线却直接投向了正对楼梯的那间大房。大房古朴的双开大门，与他的窗子成九十度斜角，站在这个窗前，可以看到几乎整条回廊，还可以看到楼梯，看到不大的院子和院外半截空寂的小巷。

他转过身来，问：“再便宜点行吗？”

胖子摇头说：“再便宜肯定不行了。我是看你在咱们学校念书，所以开口就报了最低价，比你住学校宿舍还便宜呢。再说你不就是图个安静吗？这种老房子，老外和文化人都喜欢。”

潘玉龙无奈地从包里拿出钱来，七拼八凑，凑齐了递给胖子。胖子蘸着口水，认真数了起来。潘玉龙走近窗户，把视线投向窗外，窗外的小巷和院落，确实清静无人。

胖子数完了钱，把钱塞到上衣口袋，然后附在潘玉龙的肩头满脸堆笑地说：“啥叫物有所值？晚上在这儿看看书，多安静啊！”

银海的夜晚，天黑得很迟。

夜幕姗姗而来的时候，白天还异常安静的小楼忽然发出震耳的轰鸣，节奏强烈的音乐爆炸般袭来，连窗上新装的布帘都在微微抖动。潘玉龙坐在灯下，书本摊在桌上，巨大的噪音震得他无法读书，桌上的钢笔也在微微震动。正房亮着刺眼的灯光，从那里传出的噪音破窗而入。

他不得不把随身听的耳机戴在头上，拿出英语书跟着朗读。正房的音乐忽然停了，英语的朗读声就显得大得突兀。但安静只有一瞬，音乐随即变本加厉地重新炸开。

他大步走向正房，克制着愤慨，尽量礼貌地举手敲门。门内毫无反应，楼板

依然发出剧烈的震动。潘玉龙用力再敲，“嘿，有人吗？”无人应答。

他不得不用力砸门，谁料门未关死，这一用力，两扇大门竟豁然洞开。屋内明亮的灯光灼痛双眼，在视觉恢复的刹那，潘玉龙蓦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一字排开，十只脚在强烈的踢踏舞曲中击打着地板，音乐和舞步交织在一起，势如排山倒海。正中的女孩看上去不满二十，表情和动作激情澎湃。

潘玉龙被眼前的青春气息和强烈动感以及少男少女们忘我的陶醉所震撼，一时竟忘记自己敲门而入的缘由。他目光惊呆地站在门口，好在舞蹈很快停下来了，少男少女们发现了门口的不速之客，音乐也随之中断。

一个男孩满脸疑惑，用生硬的语气发出敌意的质问：“你谁啊？”

潘玉龙有些窘迫，一下竟被问住，不知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身份。

男孩们转而向女孩询问：“豆豆，这是谁啊？”

女孩的口气于是也带了些敌意，“你找谁呀？”

潘玉龙这才醒过神来，说：“啊，对不起，打搅了。我是刚搬来的，就住旁边。”

女孩眨着疑惑的眼睛，甚至把身子探出门外，往厢房那边看了一眼，“哦，你是田师傅的亲戚吧？”

“啊，不是，我是租田师傅的房子……”

女孩稍稍客气了一点，但态度依然冰冷，“噢，你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麻烦你们把声音放小一点，你们的音乐实在太吵了。”

男孩女孩们不甚友好地看着他，无人搭腔。潘玉龙只好尴尬地告辞。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在小书桌前刚刚坐下，音乐的振动又卷土重来。潘玉龙怔了半天，无奈多于愤怒，索性上床睡觉。床在白天已经收拾干净，还挂了蚊帐。潘玉龙躺在床上，眼看着蚊帐的顶部微微抖着，还能看到帐外的墙上，灰尘被震得层层剥落。

潘玉龙辗转反侧，忽然，音乐和舞步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从正房那边传来一个半醉的声音，似乎是那女孩的父亲回来了，在高声训斥着女儿和她的伙伴。训斥中又夹杂着女儿的抱怨：“爸！你又喝醉了！”彼此争执着。女孩父亲

显然醉了，说：“不是不让你们到，到这儿跳吗？深，深更半夜还，还……骚扰四邻……”男孩子们只好作鸟兽散，随着轰隆轰隆的下楼声，此起彼伏地说着“豆豆再见”之类的告辞语，也有一两声“叔叔再见”，把必要的礼貌敷衍得极其潦草。

女孩的父亲还在唠叨：“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关心别人！跳的舞怎么会感，感染别人……”

女孩则对父亲的唠叨有些反感：“你整天喝这么多酒，写的诗就能感染人啦？你以后要喝别老去深红酒吧喝酒行不行？说多少遍了你怎么老是不听！”

“我为什么不能去深红酒吧，我喝酒还要限定到哪儿去喝？”

“你喝酒老不给人钱！你不给人钱人家老向我要、扣我们的钱，你还让不让我们在深红酒吧跳了！”

女孩父亲闷声闷气地说：“我的事情你不要……不要你管。”

“我不管你，你喝得上酒吗！哟，这衣服怎么这样了？这衣服才买的……”

父女俩的声音渐渐小了，好像走进里屋去了，整座小楼恢复了安静。

潘玉龙这才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他看了一眼手表，拿起床边的一本书，想翻开时却已倦意无尽。

这一夜潘玉龙没有睡好，第二天上课时一脸困倦。下课时老师刚刚合起备课的笔记，学生们就迫不及待地夺路出门。也有几个人挤到讲台前去咨询老师，只有潘玉龙还坐在原位，无精打采地收拾着东西。

太阳很毒，潘玉龙穿过操场，从明亮的太阳里走近昏暗的木工房，站在门前适应了一下屋里的光线。胖子正在刨着根木头，见潘玉龙不请自来，马上热情地说：“哟，下课啦。怎么样，昨天晚上住得舒服吗？”

潘玉龙没好气地说：“我都舒服死了！”

“你看，我说得没错吧……”

潘玉龙把房门钥匙啪地放在木头上，说：“我要退房。你把租金退给我吧。我昨天住了一晚上，你扣一个星期的钱行了吧。”

“哟，怎么了这是，这房你不是看好了吗，你不就是图个安静嘛……”

“对！就是太安静了！”

“你不是看见了吗，白天多安静啊……”

“白天我在学校，白天安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那可不好办了，钱肯定是退不了啦。”

“凭什么呀？”

“这房子是我婶的，钱我已经交给我婶了。”

“那就问你婶要回来呀。”

“这可要不回来了，我婶那人……”胖子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不是交了半年的钱吗，我多饶你一个月，行吗？我婶那边我替你说去，多饶一个月，这总行了吧。”

胖子拿起旁边的茶缸示意潘玉龙喝茶，潘玉龙没情绪地摇头。胖子自己喝了一口，说：“这老汤家原来挺好的，我婶跟他们都是老邻居，住多少年了……汤豆豆她妈已经去世了，她妈是个弹钢琴的，挺艺术的这一家，不知为啥，后来就天天吵架。好像，就是因为她妈买了个钢琴。”

潘玉龙看着胖子，似懂非懂。胖子说：“反正自从他们家有了那架钢琴，两口子就天天吵，后来女孩又爱上那什么踏踏舞了，那就更闹腾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就是受不了啦才搬出来的，那踏踏舞……”

潘玉龙更正道：“踢踏舞。”

“啊，反正就是……哎，你说那种跺地板的舞有人看吗？”

潘玉龙坐在了身后的木工台上，一脸阴沉，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胖男人观察着他的脸色，说：“实在不行，你找找汤豆豆她爸爸去，让她爸爸管管他们？”

潘玉龙懒得再跟他啰唆，转身走出了昏暗的屋子。

晚饭时的食堂人不算太多，潘玉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桌子上摆着一碗米饭，米饭上堆了几块看起来毫无油水的咸菜。

晚饭之后，在学院外面人车嘈杂的小吃街上，潘玉龙拨通了一部插卡电话。

“姐！我是玉龙。妈的病最近好点没有……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我能不

能跟姐夫借点钱啊？我们老师天天催，说学费要是下个星期再交不上，就视为自动退学了……什么，姐夫的车把人家的车给撞了？姐夫没事吧……啊，人没事就好！那要赔人家多少钱啊……那舅父怎么办啊……姐，你们也别着急，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吧。你先别跟爸妈说啊，万一妈的病再重了更麻烦……姐，我这卡快没钱了，好吧，那我挂了。”

他挂上电话，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回到小院，他身心疲惫地走上楼梯。

进了房间天还没黑，潘玉龙在书桌前摊开书本，对面正房的窗户也是打开来的，一双纤细的手正在窗前的衣架上晾着一只白色的护腕。潘玉龙意识到女孩的目光忽地向这边扫来，便将视线赶紧移开，而正房那边则不太友善地，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

不知过了多久，他从书堆里抬起头，对面只有紧闭的窗扇，整个小院寂静无声。

“总是这样不行啊，我得找份工作。”潘玉龙决心已定，他换了一身相对正式的衣服，走出了院子。从这条古老的小巷走向繁华的街市，其实没有多远。他走进一间茶楼，向坐在柜台的后面仰头看电视的老板娘问：“对不起老板，请问您这里有晚上的工作吗？”

老板娘盯着电视，半晌才突然回过神来应声搭腔：“啊？有啊！下午四点开始。”

“下午四点？请问有晚上七点的吗？”

“七点？七点不行，七点你来干吗？”

老板娘又仰脸看电视去了。潘玉龙只好点了点头，说：“那麻烦了。”

离茶楼不远的是一家烧烤店，一个腆着大肚子的老板和几个朋友坐在餐厅的后院里吃着烧烤，他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青年，声音中透着干脆和爽快，“七点啊，行！交五百块押金吧。”

“还要押金啊？”

老板瞪圆了眼睛，“哪儿不要押金啊，我把服装发给你了，你一转身溜了，我怎么办？”

沿着这条街再往前走，灯光显得有些暗淡，潘玉龙在一家名为“深红”的酒吧门前略停半步，望着门口的灯红酒绿，他犹豫了一下，继续朝前面的一家大排档走去。

一个满身油污的小老板拿着潘玉龙的学生证翻来倒去地审视半天，才把证件又递了回来，“哟，学酒店管理的？那您别上我这儿啊，您上那儿啊！”潘玉龙顺着小老板的手望去，他的目光穿过一片低矮老旧的建筑看到远处的一座摩天大厦，大厦顶部的霓虹灯写着“万乘大酒店”几个辉煌的大字。小老板笑着说：“我这儿是招农民工的。”

一无所获的潘玉龙回到小院，对面的女孩从楼上急匆匆地跑了下来，和潘玉龙在窄窄的楼梯上狭路相逢。潘玉龙主动侧身，让女孩先过。女孩的目光和脚步同样都在潘玉龙的身上停顿了半秒，然后咚咚咚地跑下楼梯。潘玉龙站在楼梯半腰，视线尾随着她的背影，她跑到小院门口，和她一起跳舞的一个男孩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正在等她。女孩上了那辆摩托，双手搂住男孩的腰，摩托车随即风一样地开走。

潘玉龙呆愣了片刻，才慢慢转过身来，走上二楼。

这个晚上终于安静了。

潘玉龙一边翻书一边做着笔记，房间里静得几乎可以听到笔尖游走的声音。他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吱吱嘎嘎的声响，像是有人正在上楼，他抬头仔细倾听，脚步声却忽然停住。紧接着正房那边响起敲门的声音，潘玉龙的视线重新回到书本。敲门声响了一阵停下来了，那人随后朝他这边走过来，很快敲响了他的房门。敲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请问那家有人吗？”

潘玉龙站在门前，并未请来者进屋，“不知道，可能出去了吧。”

“你跟他们是一家人吗？”

“不是，我在这儿租的房子。”

“那你知不知道正房那家，是不是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呀？”

“噢，她爸妈我没见过，我只见过那女孩。”

中年男人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那女孩多大？”

潘玉龙反问：“请问您是干什么的？”

“啊，我是搞城市历史研究的，我姓王……这片老城区不是在申请旧城保护吗，我正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听说那家人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代了，我想找他们采访一下。”

潘玉龙点点头，说：“噢。”

双方似乎都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中年人只得告辞：“啊，那好吧，那我改天再来。”

中年人走了。潘玉龙把门关上，回到窗前的书桌。透过窗户，他看到中年人从二楼走到院子，院里随即一阵白光闪烁。他明白中年人在用照相机拍摄这座小楼。中年人走出院子，闪光灯又在小巷里闪烁了一阵。潘玉龙有些疑惑，却又不知所疑何来。

第二天一天的课，潘玉龙心事重重，只看见老师在讲台上张嘴，却不知自己听到了什么。下课时学生们像往常一样争先起座出门，老师收拾着东西正要离开，潘玉龙犹豫着上前叫了声：“李老师……”

“什么事？”老师抬起头。

潘玉龙等了一下，见教室的人已走空，才低声说：“我想退学。”

“可你还差大半年就要毕业了，你怎么也该想想办法……”

潘玉龙为难地说：“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退了学，你这三年不是白读了吗！”

潘玉龙说不出话来。

老师想了一下，说：“如果你实在交不上学费的话，可以先申请休学一年，等你凑够了钱，再接着上嘛。”

“休学？”

“可以保留学籍休学。”得到这个讯息，潘玉龙急匆匆地赶回小院。在楼梯上就听到正房父女争吵的声音。

父亲听上去有些激动，“那个深红酒吧……你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女儿毫不相让地顶撞道：“我那是去演出，是去挣钱！你是去干吗！喝了还

不给人钱。上个月我的演出费差不多都被扣光了！”

潘玉龙小心翼翼地从小桌前走过。

“我养你这么大，喝你点酒都不行吗？”

“你老这样人家非把我们给炒了不可，炒了我，我还怎么给你酒钱？再说你身体本来就on不好，还天天喝天天喝……”

“诗人斗酒三百篇，我不喝倒要生病了！”

潘玉龙沿着回廊走向自己的房间。刚刚进门，就听到正房的大门砰的一声，他在窗前看到了女孩的父亲下楼的背影。这是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一头凌乱的软发，步伐略显蹒跚。潘玉龙又往正房望去，正房门窗紧闭，再也听不到任何动静。

院子里安静了，潘玉龙在小桌前坐下，找出一张白纸，铺开，在白纸的眉头中央落笔写下几个字：休学申请。

这时，正房那边突然传来钢琴奏出的乐曲，缓慢而又忧伤的音符仿佛从天而降，像在娓娓述说一段往日的爱情……潘玉龙意外地停笔抬头，音乐从他的心田水一样地流过……

钢琴如水流淌，潘玉龙走出房门。他轻轻走过回廊，来到正房门，停了一下，似乎是不忍遗漏每一个音符。少顷，他缓缓走下楼梯，感觉这支乐曲恰是为他而奏。

钢琴的旋律犹如他此时的心情，伴随着他孤单的身影穿过人流车流。在街边的一个小卖部里，他买了一个面包，然后信步走到河边，坐在台阶上，慢慢悠着双脚，认真地吃下面包。河水映出城市的夜景，那迷乱的反光也像是一段无声的咏叹，关于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里无人知晓的爱情……

潘玉龙走上楼梯的时候，听到正房有人敲门。

在梯口昏暗的灯光下，他认出敲门者还是那个姓王的中年男人。那人正扒着汤豆豆家的门缝朝里探望，听到背后有人连忙直起腰身，回头正与潘玉龙的目光相对，表情不免有几分尴尬。

“啊，你知道这家人又上哪儿去了吗？我每次都不凑巧啊。”

潘玉龙摇头说：“不知道。”便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中年人追了几步，“麻烦你小伙子，你能帮帮忙吗……古城研究对大家都挺重要的。你看我来好几次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哪里能找到他们？”

潘玉龙停住脚步，点点头。

他带着那个中年男人，从昏暗的小巷，走向繁华的街区。那一片街区，灯火辉煌。

站在这里继续远眺，远景中的万乘大酒店气宇轩昂，不愧为这座城市的标志建筑。在它傲岸的俯瞰下，这片街区的每一家餐厅酒吧都备觉渺小，唯有深红酒吧靠些时尚的点缀支撑着门面，略觉高楼。

中年人跟在潘玉龙的身后，走进了这家酒吧。酒吧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它的门面，激烈的踢踏舞舞曲震撼人心。喧哗的人声连同光怪陆离的气息，都无可躲避地扑面而来。那女孩和她的舞蹈组合正在台上尽情表演，台下众人击掌助兴，场内的空气已接近沸腾。

潘玉龙冲中年人指指吧台，女孩的父亲已在那里喝得半醉。他看到中年人向吧台那边走过去了，便把自己的视线转向舞台，欣赏着女孩被强光照亮的俊美脸庞，他为这群少男少女完美的表演感染得激动起来。

在音乐和踢踏的节奏中他忽然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他循声转头去看，不禁目瞪口呆——女孩的父亲和中年人不知何故起了冲突，女孩的父亲醉醺醺地推开中年人离开吧台。中年人似乎还想缠着他谈些什么，女孩的父亲则拒绝再谈，他甩开中年人时与一个醉酒的壮汉撞在了一起，被那壮汉一把推开，推得他踉跄几步撞翻了身后的酒桌。好几个女人发出尖声惊叫，场面霎时混乱起来。音乐还在进行，女孩却已中断了表演从台上跳了下来，她冲进人群扶起父亲，年轻的醉汉还在骂骂咧咧，台上的四个男孩也都跟着冲下来了，拉扯醉汉高声理论，直至拳脚相向，整个酒吧乱作一团……

这时，潘玉龙的眼前忽然闪过一道白光，他转头移目，竟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情形——中年人趁着混乱在人群中朝女孩和她的父亲接连拍照，然后侧身退至酒吧的门口，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酒吧里，桌椅狼藉，人头涌动，人们还在打来打去……